

酉阳英杰、蜀中先烈邹杰： 杓柄不窥天阙北 豪杰升沉任乃公

□融媒体中心记者曾 常文/图



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。(图片来源于网络数字图书馆)

1915年3月4日(农历正月十九),北京宛平城内黄风大作,六辆押着“囚犯”的骡车从北京京畿军政执法处监狱缓缓走出宣武门,走向土地庙街行刑场。途中,原蜀军政府都督、四川省民政长张培爵还操着一口四川话、带点开玩笑的态度回头说道:“汉卿,今天的事,有点恼火哦!”张培爵口中的“汉卿”就是早期同盟会员、曾任蜀军第四标统、夔府知事的西阳人:邹杰。

少年立志,卓然成文绝流辈

邹杰(1875年~1915年),字汉卿(汗青),出生于西水河镇长远村1组邹家堡的一个贫困家庭。长远地处偏远,求学不易。私塾先生在课堂上除了教授一些应试所用的八股文外,没有其他切合时用的文章。在朝夕讽诵间,邹杰慨然叹曰:“是安可以立身者?即弋获一矜,亦拾人唾余,古谓通经致用,其学当别有在也!”从此,邹杰努力学习经传之学,并旁通汉史,同时学习武艺,文武兼修。但“离经叛道”的邹杰所写的课业文章经常不符合私塾先生的要求,常被训斥,他都置之不理。

虽然邹杰“所为文恒不中程式”,但因“穷力以治经传”而文思大进,为乡人所知。后因小有名气,他决定自己设馆教授蒙童,借以果腹和购买经籍自学。

光绪二十年(1894年),龙潭镇王大堂中乡试举人,名噪一时。次年,王大堂之父王恩沛创办龙翔经院,招收寒门学子。邹杰闻讯,即赴龙潭求学,这个“为文恒不中程式”的学生也让王大堂特别器重。在王大堂的影响下,邹杰“涉猎史汉诸书,掘其精粹,每一文成,卓然有以绝其辈流。”

在王大堂的悉心教导下,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,邹杰顺利考取州庠生,并于光绪二十九年赴成都求学。“内著麻布,外拥敝裘”的邹杰努力钻研数理新科学,并于1906年考入四川高等学堂。

初识列五,矢志革命集同志

1905年8月20日,中国同盟会

在日本东京召开成立大会,同年十一月同盟会机关报《民报》创刊发行,大力宣传革命主张。虽然清政府查禁甚严,但《民报》等革命书刊仍然流传于国内。在四川高等学堂读书的邹杰从学长张培爵、卢师谛等处获取这些书刊,初识革命道理。在与张培爵的交往中,结下了深厚情谊的同时,觉醒了“我国数千年之政治学说,皆所以修饰积恶之帝王而助其淫威”意识,由是倾心革命。此后,邹杰与张培爵等暗地在成都集结“富有道德学术之用户”,组织成立青年会。

虽然在四川高等学堂仅一年,但邹杰清醒地认识到“清政愈坏,革命风潮日亟”,便毅然离开学校,宣传革命。此后,邹杰历任开县及成都体育模范诸校国文教师,并在广大师生中宣传民主革命思想。在他的影响下,大批青年学子加入同盟会,四川同盟会力量进一步壮大。

1909年,为四川选拔之年,西阳、秀山籍考生龚泉仙、陈迪光、陈德元、陈宽等聚集成都,劝说邹杰参加应试。对此,邹杰不仅不同意,反而嗤之以鼻,说道:“国且更新,区区科目,徒自点耳。”

四川独立,出宰夔府著廉直

在其他学子以科考获取功名之时,邹杰毅然决然奔赴他乡从事实业。初拟“出湘汉至吉林”,未能成行。又听闻陕西同盟会员焦子静、井勿幕等创设了公益书局,经销《民报》《铁券》《夏声》等革命书刊;四川同盟会员徐代堪、潘大谋等也在陕西扮作书商,在西安、凤翔、宝鸡等地销售,并在凤翔城东北的张家山垦辟了数百亩畜牧场。于是他改道凤翔,以牧羊人身份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,筹措经费,购买武器。此时的陕西陆军中学有很多四川籍学生,有的曾参加成都青年会,于是邹杰常到西安,与他们缔结密约,谋划革命。

清宣统三年(1911年)五月,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。邹杰闻讯,辗转回到成都,联合同志,打算乘机发动起义,但此时的四川总督赵尔丰调集重兵,防守极为严密,没有可乘之机。于是他星夜赶赴重庆,与张培爵等谋独立,于同年11月22日建立蜀军政府,由张培爵出任蜀军政府都督,邹杰任蜀军第四标统(团长)。重庆独立后,各府州县纷纷响应,11月27日,成都也宣告独立,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。

1912年2月2日,大汉四川军政府与重庆蜀军政府合并组成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,张培爵出任副都督,后任四川省民政长。同年4月,四川都督府任命邹杰为夔州府知事(驻奉节县),辖治奉节、万县、开县、巫山、云阳等县。

在此之前,万县巡防营管带刘汉卿在同盟会会员潘大道等人的策动下光复开县、开江、巫山等县,并在万县成立川东蜀军副都督分府,会同各

方抗拒对邹杰的任命。1912年4月,重庆镇抚府总长胡景伊闻讯,即电夔属联合议会军学商界,要求勿拒邹杰,又致电万县电局调查拒邹之发电人。此后,熊克武奉孙中山命令率部由南京返川。途中经过万县时,邹杰向其建议解散刘汉卿部队,归政夔府。

值变乱之后,夔府政务纷繁,治理不易。在奉节县知事孙继武的支持和配合下,邹杰理庶政、惠人民、抑刁劣,不到半年便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治理成效。等到他离任时,仅“襦被一肩”,被当地人民称颂为“廉吏”。

龙潭设县,入城谈判险罹难

在重庆独立之际,西阳也于1911年11月30日宣告独立。12月6日,公推五路司令官共同管理辖区事务。其中,冷宗培为西阳全属安抚使,陈佑、王腾芳、马图等为西阳州知事(1913年4月西阳州改为西阳县)。这一时期的西阳地方土匪横行、贵州乱军肆虐,加上冷宗培、陈佑、马图等为政不善,西阳东南各镇久欲设县。

1912年底,邹杰辞任夔府知事,回到家乡闭门读书。1913年春夏之交,西阳城绅和乡绅的矛盾激化到了极点,西阳东南各镇分设龙翔县的呼声极高。为此,同年5月8日,西阳县知事马图邀请全县绅民于城内万寿宫商议分县事宜。作为同盟会“元老”,又曾任夔府知事的邹杰等人成为东南各镇公举的代表,参加了会议。

就在邹杰发言时,忽然冲入百十匪徒,手持铁器、棍棒向邹杰等冲来。在同为同盟会员的马图庇护下,邹杰躲至寓所。然而匪徒们不杀邹杰誓不罢休,通过全城搜索,最后在厕所内找到邹杰。匪徒们将其拖打至县政府大堂。幸而邹杰从小习武,懂得闭气功,佯装死去,才逃过一劫。待马图赶到,将他抬至衙内,验得受伤200余处。

经过此次事件,城乡矛盾彻底激化,东南设县势不可挡。1913年8月25日,东南各镇绅士代表一千余人齐集龙潭禹王宫,公议在龙潭设县,并权刊木质官印,上刻“四川龙翔县印”。后来因人举发,同年11月4日,龙潭设县风波宣告结束。

喋血京华,鹅岭公园祭英魂

1913年4月,袁世凯又非法签订善后大借款,准备发动内战,消灭南方革命力量。同年8月,熊克武、杨庶堪在重庆宣布独立,在西养伤的邹杰到重庆召集旧部,起义讨袁。邹杰召集敢死之士百余人驰赴重庆,待行至巴县木洞场(今巴南区木洞镇)时得知熊克武因江西、江苏讨袁军瓦解,不得不宣布停战。之后,熊克武、杨庶堪逃亡他处。邹杰深知在西阳结怨仇深,不能返乡,于是解散敢死队,乔装易服前往上海,另寻革命道路。

“涪陵直可走夔幢,一阵冲波一阵风。杓柄不窥天阙北,铜琶高唱大江东。兵家胜负原常理,豪杰升沉任乃公。大敌万人吾岂敢,谁云项羽不英雄。”这是邹杰潜往上海途经涪陵时写下的诗句。1914年,邹杰秘密北上天津,与总统府顾问、在天津日租界开办织袜厂的张培爵取得联系。

某日,一自称在天津做人参鹿茸生意的李某经人介绍结识张培爵。在日渐交往中,李某提出投资织袜厂,“壮大实业”。殊不知,李某为袁世凯所收买的眼线。1915年1月9日,在取得张培爵同意后,李某设宴于天津三不管地登瀛楼。乘电车前往登瀛楼途中,李某取出所谓契约交给张培爵,张培爵未作浏览即转交给邹杰,而邹杰因电车到站来不及细看便将“契约”收入囊中。

张培爵、邹杰等刚刚下车,四面军警拥至,当即将他们抓获。军警搜出“契约”,上面记载的却是讨袁同盟会章程和一些反对袁世凯政府的言论。同日被捕的还有张培爵好友魏荣泉、周绍农等人,他们当夜即被押往北京军政执法监狱。

在监狱,面对威逼利诱,张培爵、邹杰对“借办实业,阴谋搆乱”“组织血光团”等罪名矢口否认。之后监狱官王某见周绍农“忠厚可欺”,遂许以高官厚禄,让其诬称“张培爵组织的实业团确系谋乱机关”。

1915年3月4日,北京城内黄雾四塞,白昼如夜,风声惨厉如号呼,张培爵、邹杰、魏荣泉、陈乔村、周绍农等缓步走出监狱大门。张培爵从容四顾道:“天为我变色,培爵虽死,亦可瞑目。”而此时,周绍农竟被判无期,他才恍然大悟,一边痛骂监狱官,一边叹息愧对张培爵。

当日,张培爵、邹杰、魏荣泉、陈乔村英勇就义。张培爵尸首为织袜厂熊少川收殮,而邹杰的尸首则被赵世炎的父亲赵从善收殮,薄葬荒莽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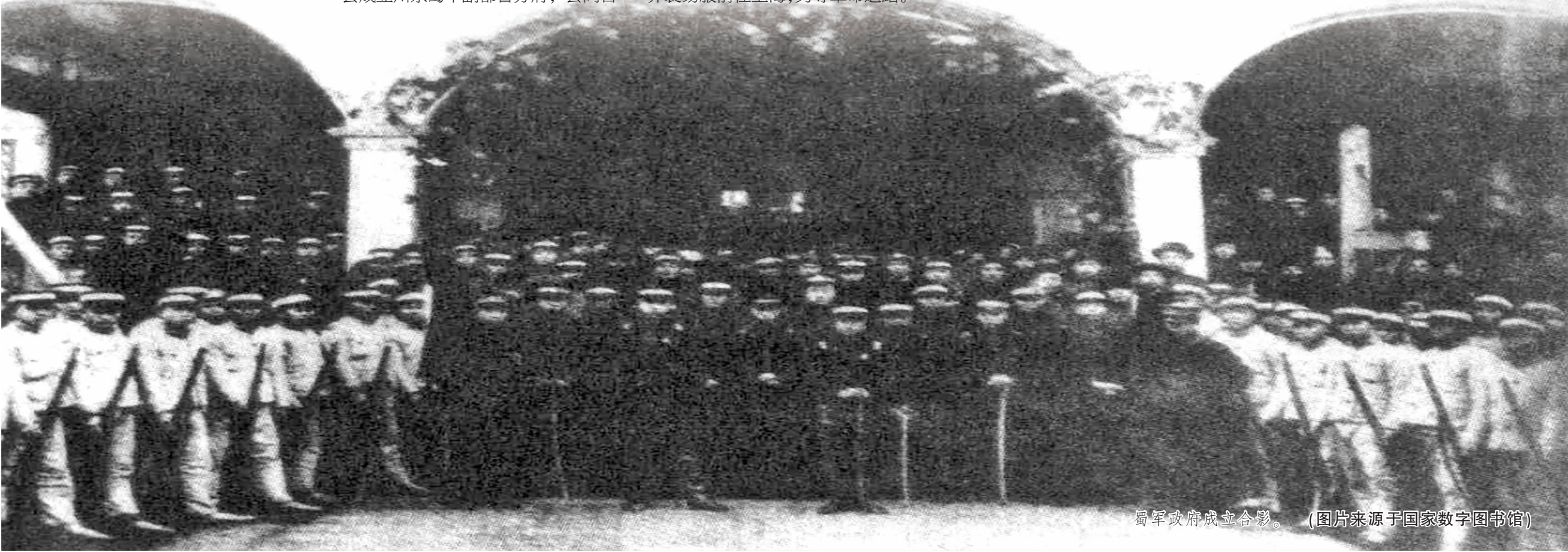
1919年,四川革命党人将邹杰的骸骨移葬重庆浮图关鹅岭,并于1926年营墓树碣。著名社会活动家、时任四川省财政厅厅长黄云鹏撰写了《烈士邹杰墓表》,盛赞其“进不希荣,退能助学;乡国有难,慷慨赴之;及其为政,不畏强御,独秉清操;殆所谓义勇发乎天性,政治基于学术者。”



重庆鹅岭公园辛亥革命十先烈纪念碑。



1912年1月4日《时报》刊登蜀军政府条告及对外对内宣言。



蜀军政府成立合影。(图片来源于网络数字图书馆)